續宋宰輔編年錄

續宋宰輔編年録序

余年友呂玄韜既刻宋宰輔編年録於中州公署矣又以嘉定乙亥而後尚有未了公案手自纂輯名為續編余戲謂玄韜曰自古迄今理亂興衰等同一夢宋相已往今日安在一之為甚再添蛇足毋乃令明眼人笑乎玄韜曰不然余非好添夢語亦觸今而增感於古也今

國家鼎盛

新天子御宇如日方升何敢以宋事為喻抑間有偶相類者宋自杯酒釋兵以後國勢浸弱又逼近虜患疆上日削禍及中原諸縉紳議論多而成功少大段與今頗肖相業不知視今若何

然近年揆局亦略可觀已追覽寶慶端平間如真希元李成叔魏鶴山諸君子條上章奏及所規切宰相書用賢法使壽選傑虜鑿鑿中倫兼與近事巧相符稽今宋李君相設誠致行纖難頓起積衰猶可救得一半其如吐棄不用何因相對歎息不能已嗟乎世非患之才患具眼人之耳玄韜性甚慧識甚超胸中今古又甚富閱卻經綸巨手時或發之章疏談論人多未深知即知未必一一採只索於排纂往事中聊寄感慨俾人猶復戀往以誠求然則是編謂前人之蛇足可謂今人之龜鑑可知蛇足者一切皆空可與談出世知龜鑑者一切皆實可與談經世嗟乎安得出世經世者與談體用合一之學哉友弟王舜鼎題

續宋宰輔編年録

明奉政大夫通政使司右參議都人呂邦燿編輯

訂正姓氏

　甥氏蒙陰公　鼐

館友上饒鄭以偉

　　會稽錢家坤

　　宜興裘宗達

天啟元年仲秋月朔日

續宋宰輔編年録

續宋宰輔編年錄凡例

金臺外史呂邦燿著

一是錄按宋徐太常編年錄起於寧宗嘉定九年止於帝昺祥興二年

一宰執拜罷月日俱照宋史及宋史新編年表圖但宋史冗而新編疏今參用之

一是錄以宰輔為名所重在相故於某年之下系之以某人為相一人則書曰獨相二人三四人則書曰並相

一前編年錄俱有制詞蓋太常以本朝人編本朝書有實錄及各文集可查今不可得矣然一人而拜官之詞極其褒

揚罷官之詞極其貶抑人品之邪正固不以制詞之有無為定評也

一宰執人品行事以宋史為主至奏議中有切中事幾者則以歷代名臣奏議為主載其全文令人以覆詳玩得其要領如宋史之剪頭截尾看之漠漠者吾無取也

一私家小說雖無足取然以備一時之鑑則稗而未始不精諧而未始不正矣至於不經見之事亦間採之以備參考固不必以涑水之不志異為定論也

引用書目

宋史　宋資治通鑑綱目　宋史新編何維騏　歷代名

臣奏議　西山文集真德秀　師友雅言魏了翁　疊山
文集謝枋得　文山文集文天祥　桯史岳珂　鶴林玉
露羅大經　困學紀聞王應麟　四朝聞見錄葉紹翁
三朝野史　豹隱紀談宋無姓氏　山房隨筆蔣正子
錢唐遺事　炙轂子雜錄王睿　古杭集記李有　雪舟
脞語　談藪宋彥　稗史仇遠　効顰集趙弼　佩蘭軒
客談戚輔之　清夜錄俞文豹　白獺髓張仲文　世史
正綱丘濬　史纂左編唐順之　稗經唐順之　廣客談
無名氏　癸辛雜志　夷堅續志　庚申外史輟耕錄陶
宗儀　楮記室潘塤　雙槐歲抄黃瑜　西湖遊覽志田

續宋宰輔編年録目録

卷之一
寧宗
卷之二
寧宗
卷之三
寧宗
卷之四
理宗
卷之五

理宗
卷之六
理宗
卷之七
理宗
卷之八
理宗
卷之九
理宗
卷之十

理宗
卷之十一
理宗
卷之十二
理宗
卷之十三
理宗
卷之十四
理宗
卷之十五

理宗

卷之十六

理宗

卷之十七

理宗

卷之十八

理宗

卷之十九

度宗

卷之二十

度宗
卷之二十一
帝㬎
卷之二十二
帝㬎
卷之二十三
帝㬎
卷之二十四
端宗
卷之二十五

端宗

卷之二十六

帝曷

續宋宰輔編年録卷之一

全臺外史呂邦燿編

寧宗

嘉定九年丙子

史彌遠獨相

嘉定十年丁丑

史彌遠獨相

嘉定十一年戊寅

史彌遠獨相

真德秀戊寅上丞相書曰正月吉日具位真某再拜上書丞

相國公某竊聞禮有出於前代之所無而後世以侈心為之
者生日是也考其源流蓋防於有唐開元之際方是時宇內
乂安民物蕃阜天子方崇燕嬉侈玩好以今示得意於是千
秋之節興而導諛之臣相與從臾以求媚悅先正太史范公
固嘗譏其非禮矣然而沿循至今殆數百祀其為說則曰臣
子所以尊君父也是固有不得而廢者若夫王公大人之生
日門下之士則爭為賦頌以贊詠功德四方牧守則競為瑰
奇靡麗之獻以希容悅而取寵榮是果何義哉而近世以來
轉相侈大莫有悟其非者此某之所以喟然嘆息也今者丞
相國公初學之臨竊伏念唯進門墻辱顧遇不為不久而疇

踰四顧亡一足獻者蓋道古今而擧盛德既非固陋之所能為而飾儀物馳苞苴又非事大賢君子之道用是遲回旬月以迄於今未能以自決也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以德細人之愛人以姑息昔者開元之際其事修矣曲江張公不以貴臣近戚之所獻者獻其君而以治亂存亡之鑑獻其君疑若違衆自異者由今觀之彼貴臣近戚之愛其君與公之愛其君果孰為至耶某竊嘗謂不獨人臣之愛君其道當然凡士之願忠於知己者亦莫不然某雖無似然愛丞相之知甚深而思所以報丞相者甚至故今也不敢以世人之事知己者事丞相而願以昔人之報知己者報丞相庶幾自附於君子之

義而先蹈細人之譏惟高明垂聽今天下之事衆矣某皆有所未暇及者獨以為丞相負非常之知居甚重之寄當以古之相業自勉而不當以近世之相業自安古人之相業未易以遽數也願嘗反覆諸葛武侯行事而得其用心竊謂秦漢而下一人而已故願為丞相誦之蓋自昔人臣居重位秉大權者雖或過知於明君未必不致疑於庸主雖取信于君子或不能不見忌於小人同類懷其恩未必無以召異己者之怨國人欽其行未必有以服夷狄之情一時賴其功或見絀於後世之公議而侯也不惟先主託以孤幼而弗疑雖劉禪之庸亦舉國聽之而弗忌不惟公琰文偉諸賢盡心而為之

用雖楊儀魏延之悍戾亦皆捐軀效命而弗辭不惟器能受任者競勸以荅其知雖流徙廢放之徒亦沒身懷思而弗怨不惟舉國信之當時尊之而瀘夷之約未沔陽之廟祀至於今不廢侯何以得此哉曰開誠心布公道而已誠之與公天地鬼神有不能違者而況於人乎今讀侯之傳而想見其為人其事君如親侍諸賢如朋友撫羣下如子弟襟懷洞然與物無間形之表奏則忠懇足以悟上發之教命則感激足以動人其所存無一而非誠也至於生殺廢置雖出其手然而爵不濫於罔功刑不撓於貴勢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懲何秖小吏也其材可錄則越次而陞之焉

誤上賓也其辜當誅則流涕而戮之持心之平無異衡石可法之信可質神明其所為無一而非公也惟誠惟公始終一致故上不求於君而君信之下不蘄於人而人服之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斯言雖小可以喻大詎不信哉侯之開府也發教羣下懇懇焉以集衆思廣忠益為心而自謂聞得失於州平見啟誨於元直受盡言於幼宰賴諫止於偉度退然自托於不能之地若無一事之不資諸人者蓋智慮之所及者易窮而是非利害之錯出者難見吾惟集衆人之智以為智合衆人之慮以為慮則天下之善無不在我矣何必揚眉瞬目矜自我出哉自昔秉權用事者鮮不忌人之讚己而惡人

之議已大以讚己者為忠則忠言不得進矣以議己者為罪則己過不得聞矣而侯獨不然觀其諄諭告戒一則曰有忠於國則亮可以少過矣二則曰諸有忠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蹻足而待矣蓋侯之用主於為國而不為己私求於濟事而不求己勝然國既安則己未有不豫其利者彼怙權諱過之人惡人之譏己而不知其愛己也悅人之讚己而不知其誤己也以阿意為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以不聞過為幸而不知其大不幸也吁此侯之所以為不可及歟恭惟丞相國公本以安宗廟定社稷之功結知聖明進位鼎鉉迨今十有一年魚水之道歡然無間有非武

侯所敢望者然勸身以輔政內外之心猶或未盡寧屈己以受言而士大夫之情猶或不得以自竭意者至誠盡公兼聽忘我如侯之所為尚有當勉者乎某之不才視曲江公無能為役然自少小即慕其為人歲在作噩備數右螭屬聖上誕彌之月竊伏自念誦天保歸美之詩不若陳敬天畏天之戒故先奉觴之數日昧冒直前以祈天永命之書進徹宸扆聖上亮其忠不以為辠至聞力行好事之語則首肯再三某之迂愚丞相察之素矣故於維嶽降神之日不復以謏詞溷聽覽而獨誦其所聞如此蓋今區區效忠丞相之心即昔者效忠主上之心也丞相誠能因某之言考侯之行事而勉其所

未至者則將天心格於工人心說於下功業日盛而福祿日隆然後知某之現乃所以為煩而受人以德非姑息者所可同日語矣某近嘗以武侯之十二字鋟木於州治之思賢堂且推本侯平生功業之所自出者為之跋謹摹本以獻於執事如賜覽觀亦足以知其志之所存干瀆尊嚴無任震懼之至。真西山文集有賜史丞相生日三詔其何年何日不可考也今附錄於此並其拜官詞命係西山筆者亦併錄之。賜史丞相生日詔。勅彌遠東方曰春筆乃乾坤之緒西平有子為吾社稷之臣千齡符夢弼之占再世決和戎之議勳庸甚偉典夏具瞻揆初度於孟陬允協靈均之賦保眉壽於

魯國方賡鳧繹之詩東中臺鶴之盼式修門弧之慶○又詔
○勅遠彌千載風雲之會式契休期四明仙聖之區實鍾英
氣屬此泰通之月生吾鼎輔之臣世秉機衡功施社稷仕致
便蕃之錫用迎耆艾之祥○又詔○勅遠彌帝賚說以正四
方商邦嘉靖天生晟而為萬姓唐室中興騭予社稷之宗臣
時乃乾坤之英氣歌降神於駿嶽既賡周雅之詩紀初度於
孟陬爰協楚騷之賦其加蕃錫以介修齡○制詞史彌遠特
授正奉大夫依前起復右丞相奉化郡開國公加食邑食實
封制○天下之本在元良左右得賢則萬邦正人主之職論
一相經綸有道則百度修朕蚤建皇儲迨成縟典逈眷股肱

之良弼風彈羽翼之深功其教渙恩以詒羣辟其宮史彌遠寬閑而縝栗剛大而粹夷有尊主庇民之誠足以衛王室有忘身殉國之節可以通神明自持橐於甘泉即横經於資善琢磨令範斧藻大猷掃浮雲而開泰清再康天步導前星而貳宸極益固邦基乃登壽域乃穆台衷進則謀謨黄閣以燮諧萬化之元退則陪輔青宫以講明三善之益展也宗臣之望凜乎先正之風屬載考以上儀當亟褒於中鉉義深體國固無懷寵利之心貴或忘勞何以示賢能之勸用昔文階之峻申陪弁賦之優於戲日重光而月重輪既丕昭於令德河如帶而山如礪方首序於元功惟君臣相得之甚艱而事業

當圖於不朽勉攄闓謐庸副殊知○史彌遠特授光祿大夫
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加食邑食實封制○朕夙興
眂朝夕陽念治攬萬機而兢業若涉春冰倚一相以經綸用
作霖雨頃以安危之寄起於艱疚之中素冠欒欒既畢禮經
之制赤舄几几肅新宰路之瞻播告大廷咸聽朕命具官史
彌遠清明而莊重宏毅而粹溫勳相我家世修旂常之載端
誠於國心逾金石之堅當羣枉之横流仗孤忠而首奮不為
禍福之慮獨徹社稷之言掃祅茀於太微軋端澄肅正少陽
於貳極震器尊安陳平之智有餘蕭相之功第一方圖夾輔
遂朕私憂赦自予衷式從權制而能以勤勞熙帝載以寬靖

鎮物情有推賢引類之風有折衝銷萌之略雖閔騫至孝欲畢三年之哀而元齡善謀豈容一日之去抑吏書制宜舉徽章論道巖廊兼總樞機之要從游儲禁允資模範之良以升賦則加多以文階則加峻維國舊典匪予汝私於戲天難諶斯詎敢忘惟幾惟康之戒民亦勞止盍共圖既庶既富之功朕方受日以有為爾尚輔予之不逮四事未施則周公坐而待旦一夫弗獲則伊尹視如內溝勉行所知無媿前哲○史彌遠回授加恩進封永國公加食邑食實封制○三代之教太子必為端士之求五等以命諸侯無越上公之重戢予鼎輔久炳宸宮若時祖宗謨訓之書尤賴朝夕講誦之力既聿

新於令德宜優荅於元功胙土分封揚庭亶衆具官史彌遠
直方以大明哲而忠昔保衡作我先王丕昭永世之烈而伊
陟格於上帝克篤前人之休自入侍於甘泉即從游於資善
收威柄而尊王室密贊王謀建儲貳以重宗祧獨陳大義暨
秉鈞樞之任益殫羽翼之誠謂將閒迪於英猷莫如參稽於
成憲由藝祖而至真廟源流一道之相承自治體以及邊防
渾灝百篇之俱在肆因誦說時寓箴規俾元良有得於中猶
列聖實臨其上屬周厥扶爰將爾勞迺屢形考父之恭期必
遂范宣之遜旭馳階品僅衍賦輿踵先正賜履之邦示奕葉
傳龜之寵若太公於齊姬公於魯有周以表殊勳而呂氏之

申韓氏之議我宋以為盛事載啟新渥增煥舊聞於戲父子登庸既萃一門之美君臣相勑富圖千歲之安朕方維保國之孔艱卿亦念承家之匪易尚樹播當之業永堅帶礪之盟

○[illegible]臺外史曰此誥疑誤彌遠未嘗封永國公也想是嵩之耳嵩之封永國公在淳祐四年真德秀歿於端平二年安得有此誥也書難盡信此其一班矣

○答詔賜起復正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太子少師史彌遠辭免以皇太子冊寶推恩特轉一官恩命不允詔○朕承宗廟之重惟稽古建我元子於東宮粵二年秋彤即大慶行冊命禮鐘鼓在簴衣冠在廷洋洋然和氣充塞上下俾朕得以垂萬世休無媿祖宗付託

之懿者皆吾大臣輔贊力也卿以宏深正大之學端亮純一之誠風簡朕心從游資善迪我儲德底於光明密決大計以安天下遂繇賓傳升亞維師教諭德成既顯且久未有丞相若者第進一官姑循故實顧朕意猶以為歉而卿欲辭之得弗亟祇渙恩毋遏成命所辭宜不允。賜起復正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史彌遠乞歸田廬補還服制不允詔。在昔昌陵興帝王之業惟時趙普建社稷之勳奪哀情於艱疚之初獨起復於祥除之日未聞有情欲許終喪茲故實之甚明在信書而可攷卿為碩輔繫國世臣以忠純不二之心奮剛毅必為之節力陳至計正儲闈少海之尊躬蹈

危機安宗廟泰山之固粤從入望登拜台司有調娛中外之功有經理久長之策豈容頃步輕去朝廷矧禮極哀榮既事親而無憾則義均休戚在體國以宜先益堅致主之心庸副敢忠之望所宜請不允。賜起復正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史彌遠再上奏劄乞歸田里補還服制依已降指揮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大臣之義與庶衆不同多事之時視承平亦異夫既任安危之責則當權輕重之宜卿世秉鈞衡望隆柱石以身徇國昔嘗捐家族而不辭移孝而忠今可執親喪而為解矧歲月將臨於祥禫而哀榮備極於始終其在卿心大復奚憾顧今朝廷之上有宵旰之憂朕

方喟然思與濟此而念倚毗之切尤懷康乂之圖庶允荅於民瞻亦有光於慈訓所謂依已降指揮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賜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史彌遠乞解政機俾還田里不允詔○朕惟古之大臣有身佩安危而不容以家國異視者曰世臣曰社稷臣若商之伊陟巫賢周之呂伋召虎世臣也漢之平勃唐之狄仁傑社稷臣也有一於斯去就之間俱不可苟而況兼之者乎卿繼世以秉鈞衡捐身而安宗廟勲烈茂盛簡於朕心可緣似續之私遽起燕閒之念惟念百度猶弛賴卿而浸修四方搶攘賴卿而略定倘半塗而遂畫俾一簣之終虧既非朕圖任責成之本心亦豈

卿志家徇國之初志勉思此義勿復有云所請宜不允○賜允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史彌遠辭免男寬之致仕轉官除職等指揮不允詔○夫元首股肱古人謂之一體戚休所在上下同之卿既惟朕社稷之憂朕豈忘爾家庭之卹日聞冢嗣遽夭天年富食喟然幾失匕箸念非假衣榮之興不足慰親愛之心眂秩星郎進班奎閣寵徒加於身後恩靡逮於生前朕猶歉然卿復奚避所辭宜不允○賜允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史彌遠再上奏劄子乞歸田里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朕聞公與私不兩立恩與義不並行體國如家則顧家之念可忘視民如子則愛子

之情可奪惟卿大節朕所深知方其力陳社稷之謀固宜盡
捐宗族之計豈容今日或異初心況聞幹蠱之有人自可釋
誠而共政遽求閒退朕何望焉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賜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史彌遠辭免
以皇太子講授春秋終篇特與轉一官恩命不允詔○朕惟
太平天下之本非務學無以充德性之尊春秋王道之衡非
親師無以究聖賢之秘卿識超物表行冠儒先久陪鶴禁之
游備闡麟經之蘊使二百年襃貶之要指悉融會於胸中而
十數家傳注之遺文不拘牽於紙上卿之力也朕甚嘉之夫
獨元良以基萬世之安厥功為大循典常以疏一秩之寵於

賞猶輕毋庸固辭往即祗命所辭宜不允○賜金紫光祿大夫右丞相史彌遠辭免進呈安奉三祖下第七世仙源類譜高宗皇帝寶訓今上皇帝玉牒今上皇帝會要禮畢三局提舉官并進呈安奉玉牒禮儀使各特與轉兩官依例加恩令學士院降詔恩命不允詔○日卿總領諸儒以四書來上侵容縟典視昔有加或謂一時文物之盛而已孰知其深助朕德而有稗治功哉蓋攬完支之籍則思睦族不可忘讀典謨之訓則思成憲不可失若朕涼菲雖微足書然行一政命而史牒紀之講一典禮而會要傳之使予惕然益知為君之難者亦書之力卿以鴻儒提鉅筆又以元宰贊盛儀懋賞之行

共勗可後往恭朕命毋復巽詞所辭宜不允詔。賜金紫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魯國公史彌遠辭免以皇太子講毛詩終篇特與轉行一官恩命不允詔。朕遍觀前代之隆莫重元良之教出則有師入則有保既皆選用於正人通之事父遠之事君欲使深明於大義惟六詩之當究在三善以允先卿尉以鴻儒久陪鶴禁周旋羽翼獨高園綺之功導迪性情匪顓毛鄭之學屬攬終篇之奏徧推横帙之褒矧吾元臣可後寵帙其祇予命益既乃心所辭宜不允。賜金紫正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史彌遠再上表辭免皇太子冊寶推恩轉行一官恩命不允仍斷來章

批答不允詔。朕惟我聞予奪不同惟功是眡辭受何常惟義之歸當與而刓印非所以勸功宜受而循墻非所以合義若昔聖賢之論有嚴取舍之間苟有其名則兼金之重孟子弗以為非不由其道則五兩之微揚雄猶以為忝今卿輔成儲貳之德於朕蓋有社稷之勲祇進一官顧形三請夫贊龍樓之禮豈如衛翼之誠深仲虎拜之參執若師承之道重況循常典非出異恩宜悉眷懷毋煩詞費所辭宜不允(來奏以疾不及贊龍樓之禮仲虎拜之參)。賜正議大夫史彌遠再上表辭免特授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奉化縣開國公加食邑食實封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朕聞諸孟子曰所謂故

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蓋惟世臣與國同體故當以安社稷為悅不當以辭爵祿為高卿忠正勤勞素明斯誼適者纍然在疚尚能體眷倚之重勉服厥位以圖經綸之功況今祥禫既終禮制無闕是固悉心輔政之日也甲寅制書誕告有位羣工庶正僉曰允哉卿其祗服訓言迪朕不遠君臣同心克享上帝以迓續無疆之休卿亦有與無窮之聞豈不賢於羣寵之煩乎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賜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史彌遠再上表辭免皇太子講授春秋終篇特與轉行一官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荅○省表具之昔漢明帝之為太子也能辨南陽之牘光

武嘉之或謂其天資之美實然抑不知帝以十歲而通春秋撥事應物之權未有不繇學出者然以察為明而昧君人之體殆當時輔導者之責虖聆吾元子丕顯春宮而能建至策以安朝廷舉宏綱以尊君父非深窮春秋之大義者曷克知知之夫非學無以通經非師無以明理磨礲浸灌日就厥德卿之力為多豈以訓迪之勞而忘褒陟之寵抗辭雖切匪躬欲聞所辭宜不允○賜丞相史彌遠再辭免皇太子讀三朝寶訓終篇轉行一官恩命不允批答○省表具之朕惟治教之隆替原於家法之廢興使夏之嗣王常遵大禹之戒而周之弈世弗墜文王之謨永平故事與漢以俱存正觀元龜終

唐而克鑑則其享國之有永詎知如今之所觀肆惟朕躬祗蹈先訓寶若珪璧銘之磐杅既以是而飭身復用之而教子庶一道之相繼視百王而有光卿以元愷之才方居綺園之任陪輔最久講明獨深俾重暉之德愈新而磐石之基益壯此而弗賞何以懋功陳義固辭豈朕所望所辭宜不允○賜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魯國公史彌遠再上表辭免三局進書轉官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省表具之卿以研測聖幾之學鋪張王度之文獨秉政鈞兼侍史筆叙列聖億萬斯年之世繫粲焉金枝玉葉之輝裒中興三十六載之獻謨重於洪璧赤刀之寶舉嘉泰開禧之行事倣

李衡蘇晃以成書並詒悠久之傳帥自總提之力大制作國之大典朕不敢輕爵賞君之大權朕不敢廢勉祇渙渥毋守謙辭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賜金紫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史彌遠上表再辭允進呈安奉高宗皇帝中興經武要略了畢轉官恩命不允批答○省表具之朕惟周漢再造之君孰若宣光甚盛之烈然詩人歌詠僅存赫赫業業之累章史氏形容不過桓桓明明之數語未有萃三紀張皇之略為一編會粹之書言其褒顯則不測如雷霆寵其變化則無窮如天地俾予小子獲監觀之益賢吾元臣專典領之功越進崇階亶云濫受往祇茂渥毋或固辭所辭宜

不允○賜金紫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史彌遠再上表辭免進呈安奉高宗皇帝中興經武要略了畢轉官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省表具之人主之孝以揚祖烈為先國家之事以飭戎治為急比蘄成於矩典悉登載於明謨俾中興攘夷復古之功垂於永久而今日經武整軍之略有所据依於朕豈小補哉非卿誰能辦此宜膺懋賞勿復終辭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金臺外史曰羅大經曰宋嘉定間加史丞相實封制云天欲治舍我誰也負孟軻濟世之才民不被若己推之撻伊尹佐王之略用經句而恰妥然過諛失體勲德如韓魏公荊公草加官制不過曰保茲天子

進無浮實之名正是國人退有欲同之行或謂荆公素不滿於魏公故無甚褒之詞非也王言之體當然耳以余觀西山制詞最為得體如曰四事未施則周公坐而待旦一夫不獲則伊尹視若内溝勉行所知無愧前哲用事既切當而寓責望之意於褒揚之中可謂善代天言者也○羅大經曰嘉定間富國者憚真西山剛正遂謂詞科人每挾文章科目以輕朝廷自後詞科不取人雖有倖子儀之文亦以巫咸一字之誤而出之由是無復習者内外制惟稍能四六者即入選殊不知制誥詔令貴於典重溫雅深厚惻怛與尋常四六不同今以尋常四六手為之往往褒稱過實或似啟事謏詞彫刻

求工又如賓筵樂語失王言之體矣胡衛盧祖皋在翰苑草明堂赦文云江淮盡掃於胡塵太學諸生嘲之曰胡塵已被江淮掃却道江淮盡掃於又曰傳語胡盧二學士不如依樣畫胡盧端平初患代言之人乃思更其制出題明注出何書乃許工請中選者望除教官然名實既輕習者亦少昔孝宗朝議者欲科舉取士以論策共為一場制誥表章為一場上欣然欲行之而周益公等不主其說遂不行余謂若行此法則舉子無不習王言者習者既多自有精工者出於其間他時選拔而用之何患經綸之不雅正乎

續宋宰輔編年錄卷之二

金臺外史呂邦燿著

寧宗

嘉定十二年己卯

史彌遠獨相

二月庚戌曾從龍除同知樞密院事兼江淮宣撫使真德秀上曾宣撫書曰某恭覩邸報明天子以邊隅儆擾疇咨魁彥進長樞庭宣威江淮盡護諸將人心咸奮國勢自張豈勝慶幸蓋自游魂之虜奸盟犯順而我軍政少弛將帥卒惰潰散相望識者咸謂宜得廟堂大臣位望兼重者付以韓范之寄庶

幾精明有轉弱為强之勢今明公遂膺斯任可謂得處置之宜協中外之望矣而某區區則有為明公過慮者大凡內外相應然後能有成功權不中御然後可制外變某頃在兩淮間見制垣帥閫每有奏報動稽旬月從者才十三否者嘗七八甚而偏州小邑徑申朝省畫旨行下制司或不預聞選辟僚屬最為重事要涂諸人主張薦送必如所欲而後已情意不浹誰與協謀至於區處事宜動從中覆利害之實廟堂未嘗得知可否從違類取決於吏掾之口愛憎任意予奪乖宜有不可勝歎者今明公以大臣出使事體固甚不侔然文武之吉甫與孝友之張仲表裏相須不可一缺往者范文正公

宣撫陝西必呂申公志仇協濟用能卒復夏羌張獻忠以相印督帥亦必趙忠簡居相中應遂成破敵之效今廟堂之上能以呂趙二公之心為心明公庶乎克成厥志不然則內外相違動輒牽掣終無可為之日矣又嘗觀近之處方面者未能忘情得喪之間有所建請必先問朝廷之意嚮至於當然之利害必至之禍福人所共知者往往匿而不言或反私議竊歎不敢盡言於朝或扣之曰此非廟堂之所樂聞也夫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所居何官所任何事而可以妾婦自處乎愚謂明公此行實宗社安危之所係凡其當然之利害必至之禍福宜皆一一以聞言之未聽則再三言之又不聽

則決去就以爭之可也爭之而聽則明公得以展布四體為
國家生民之福若終不見聽則卷懷而去之以道事君不可
則止者大臣之正法也雖功業未及見於時而明所以為節
義者未失也異時猶有望焉若姑循近世之轍容容唯唯聽
命於廟堂受制於宰掾有事不敢言言事不敢力萬一至於
失機而誤則天下之責將叢於公之一身雖百口無以自白
矣抑又有所當言者古今事業未嘗無所本諸葛武侯平生
所立事業奇偉然求其所以則惟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
忠益蓋此四者乃武侯事業之本而誠之與公又其本也今
明公實居武侯之任而又適當可畏之時用將非人而士卒

之心不服撫御失策而忠義之志未馴變故多端天意難測
於是時也儻非至公血誠質之天地而無疑則何以服未服
者之心馴未馴者之患嗚呼鶴鳴在陰其子和之鼓鐘于宮
聲聞于外發之于心有秋毫之差物之應者有千里之繆明
公其可不致乎意此至於黜陟見而取衆長規正直而遠邪
佞則又其所急者明公受任踰兩旬矣而未聞辟士之報竊
料明公必將遴選一世名流決不至如前之曲徇要涂之薦
然於正邪賢佞之間則願明公之深致其審也昔李忠定公
出撫河東徙以幕中多士之故遂致將帥之情扞格不通迄
不能有所濟文士猶不可況庸常諛佞之輩乎哉武侯行事

散見於史冊彙歲南軒張宣公嘗輯之為傳郡齋適有板本敢以一帙十二字之刻併獻左右願明公特賜覽焉則其為功業之助將不少矣自得此説以來遇當世之膺受重任者則以告之益憂時憫世之切見其任事則幸其有成故不暇擇其人之可否而告之聞者往往笑其迂濶不切事情而某之自信則弗移也今又以告於明公意者其有合乎置司想在金陵張忠獻公故積猶存者幸取而觀之亦足以致其設施之本末又中興諸將處置邊事惟李忠定議論最為的確且皆當今所可行某往有朝行益屢言之而不見省今以閩中所刊隨此申獻區區愛助之心可貫天日惟明公察之幸

甚。從龍辭官不允詔詞附錄于後亦文忠筆也。賜朝議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太子右庶子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曾從龍乞畀祠祿或侍閣便郷州郡不允詔。朕觀周公立政之書左右常伯其惟吉士考賈誼治安之策輔導太子必以正大卿性資端良學行醇茂持衡銓部共稱鑒裁之公橫帙備闡居多啟沃之助雖當盛年晉用之日蔚有碩德老成之風方懋簡知豈容輕去況進則雍容於禁闥退焉密勿於親庭顧非有北山之勞初何廢南陔之養尚其祇服勿復言歸所請宜不允。賜朝議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太子右庶子兼同修國史實錄院

同修撰曾從龍辭免兼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日供職恩命不
允詔□東西分臺均於裨國論內外有制皆以代王言然而
六曹之裨豈如瑣闥之嚴五字之除未若禁林之重卿學窮
百氏名冠諸儒議論正而弗阿文章簡而有法以還詔之直
必能為予謹命令之源以演誥之工必能為予顯典冊之奇
在昔乾道有臣克家實繇平泰之司兼備摛文之封其舒素
蘊以繼前修益將為邦國之華何止盛鄉閭之觀亟祇茂渥
寧事多辭所辭宜不允□賜朝議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
太子右庶子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給事中兼直學
士院曾從龍辭免皇太子講授春秋終篇特與轉行一官恩

命不允詔。朕惟三代饗國之長源於太子六經致治之法備在春秋博求孝悌道術之英推明是非褒貶之旨而卿越繇時望久與賓僚每敷繹於聖言以養成於儲德俾玉裕淵冲之愈粹猶膏潤冰釋而不知載嘉爾勞命進之秩顧循牆而有請欲反汗其謂何往服褒崇之恩益殫輔導之力所辭宜不允。賜大中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曾從龍辭免以皇太子讀三朝寶訓終篇推賞與轉一官恩命不允詔。朕觀隆古盛時之治動惟先王成憲之師五子之歌俱陳皇祖之訓君才之命亦述文王之謨此三代所繇以久長予一人敢忘於儆法矧烈祖神宗之相授有格言大典

之具垂繼常軌是以御邦茲復用之而教子卿等越躋時望久翊儲闈當橫挾之從容每殫誠於啟沃俾元良養德之日茂知列聖詒謀之易遵有嘉輔導之功可緩褒崇之渥往其祗命無忒固辭所辭宜不允○賜中大夫試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曾從龍辭免權刑部尚書兼職依舊日下供職恩命不允詔○朕觀古人之論刑也不曰惟克天德自作元命則曰凡制五刑必即天倫蓋用刑之權本出乎天人主與有司特奉行之耳今吾士大夫以刑為職者非一而大司寇實總獄之成以告於廷是蓋佐朕行天討者也任非其人命曰褻天朕

敢乎哉卿氣嚴行方守以忠恕必能為國謹惜民命茲庸俾
爾進長於秋官卿其祇服適司推不忍之心行無私之法庶
幾對越上帝以迓無疆之休顧不偉哉退託弗能殊非所望
所辭宜不允○賜權刑部尚書兼太子右庶子曾從龍辭免
皇太子講授周易終篇推恩特與轉行一官不允詔○昔漢
明帝之為太子授經於名儒劉昆然昆之易學本於京氏以
區區占驗之術欲以成溫文之懿豈不由欲却行而求前乎
今朕博選俊髦輔導吾子惟卿師友淵源粹然書正用能發
三聖精微之蘊裨元良聚辯之功俾出德日新衆器增重以
此受賞豈為無名抗章力辭非朕志也所辭宜不允○賜通

奉大夫權刑部尚書兼太子右庶子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曾從龍辭免除禮部尚書兼職並依舊日下供職恩命不允詔○昔虞書之論天秩實在天討之先周官之設邦刑列於邦禮之後蓋法令特輔治之具而教民有範民之功朕方修明舊章蒐舉墜典自非當世豪英之士孰識古人制作之源卿學足以致知才足以大受廣廷侍問首陳彊勉力行之言壯歲躋榮已著老成重德之望惟時宗伯政待鴻儒與其嬰簿書獄訟之勞孰若付俎豆禮文之事庶因稽古之暇深盡告猷之忠往悉乃心庸稱朕志所辭宜不允○賜通奉大夫新除禮部尚書兼太子右庶子

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曾從龍
辭免兼實錄院修撰恩命不允詔○朕觀咸平之世去祖太
太宗未遠也而我章聖皇帝喟然深命亟命纂修正史於是
名臣楊億輩實膺是選越五載而書用成筆削得人其致如
此於惟中興三聖授受功德盛矣而汗青之典猶未就緒朕
甚悉焉卿文詔卿雲學富班馬必能以大手筆成一家言往
哉勿辭副朕所望所辭宜不允○賜禮部尚書兼太子詹事
兼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曾從龍辭免以皇太子講毛詩終篇
各特與轉行一官恩命不允詔○朕惟求多聞乃有獲實哲
王永世之規不學詩無以言蓋聖門教子之法肆疇端士俾

翼元良必先六義之陳以裨三義之懿御心傳洙泗學廼毛韓其於從容調誦之間居多涵泳性情之益既終厥帙宜獎爾勞其亟佩於寵光尚益屢於輔導所辭宜不允

任希夷簽書樞密院事自權吏部尚書除

希夷字伯起其先眉州人諫議大夫伯雨四世孫也其後任閬因家邵武希夷從朱熹學篤信力行熹器之曰伯起開濟士也開禧初為禮部尚書謂朱熹張栻呂祖謙皆已贈謚而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四人為百代絶學之倡乞定議賜謚其後惇頤謚元顥謚純頤謚正皆希夷發之

三月己巳鄭昭先除知樞密事

曾從龍除參知政事
四月癸巳曾從龍罷參知政事
從龍疾尚書胡榘憸壬排沮正論陳其罪狀榘嗾言者劾罷
以前職提舉洞霄宮
嘉定十三年庚辰
史彌遠獨相
是年八月癸亥皇太子詢卒謚曰景獻
七月丙午任希夷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
嘉定十四年辛巳
史彌遠獨相

是年六月立沂王嗣子貴和為皇子更名竑尋以宗室子貴誠為秉義郎貴誠初名與莒燕懿王德昭之後希瓐之子也家於紹興之山陰母全氏以開禧元年正月癸亥生於邑中虹橋里第前一夕榮王夢一紫衣金帽人來謁比寤夜漏未盡十刻宮中五彩爛然赤光屬天如日正中既誕三日家人聞戶外車馬聲亟出無所睹幼嘗晝寢人忽見身隱隱如龍鱗衆咸異之初慶元余天錫為史彌遠府童子師性謹愿彌遠器重之彌遠在相位久以帝未有儲嗣而沂王於帝為近屬亦未有後欲借沂王置後為名擇宗室中可立者以備王子之選會天錫告還鄉秋試彌遠密語之曰今沂王無後宗

室于賢厚者幸具以來天錫渡浙舟抵越西門會天大雨過全保長家避雨保長知其為丞相客具雞黍甚肅須臾有二子侍立天錫異而問之保長曰此吾外孫也日者常言二兒後極貴問其姓長曰趙與莒次曰與芮一曰理宗微時鞠於母黨全氏一日秋暑偕弟與芮浴於河鄞人余天錫自杭還浙來舟抵河浒忽雷雨帝與與芮趨避艇側余天錫卧舟中見龍負舟驚起視之則兩兒也天錫因憶彌遠言及還臨安以告之彌遠命召二子來保長大喜鬻田治衣冠集姻黨送之且詫其遇及見彌遠善相大奇之恐事泄不便遂使復歸保長大慙其鄉人亦竊笑之逾年彌遠忽謂天錫曰二子可復來乎天錫召之保長辭謝不遣彌遠乃使天錫密諭保長曰二子長者最貴宜還撫

於其父家遂載至臨安及貴和立為皇子乃補與莒秉義郎
賜名貴誠年十七矣○是年賜史彌遠家廟祭器
八月乙卯任希夷罷知樞密院事
史彌遠柄國久執政皆具員議者議希夷為拱默尋提舉臨
安洞霄宮卒贈少師謚宣獻
壬戌宣繒同知樞密院事自兵部尚書除
繒字　　慶元府人
俞應符簽書樞密院事自給事中除
應符字　　　　　人明年卒
嘉定十五年壬午

史彌遠獨相

是年夏四月丁巳進封子竑為濟國公以貴誠為邵州防禦使竑好鼓琴史彌遠買美人善鼓琴者納諸竑而厚撫其家使瞯竑動息美人知書慧黠竑嬖之時楊皇后專國政彌遠用事久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所引薦莫敢誰何權勢熏灼竑心不能平嘗書楊后及彌遠之事於几上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又嘗指宮壁輿地圖瓊崖曰吾他日得志置史彌遠於此又嘗呼彌遠為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大懼思以處竑而竑不知真德秀時兼宮教諫竑曰皇子若能孝於慈母而敬大臣則天命歸之矣否則深可慮也竑

不聽一日彌遠爲其父浩飯僧淨慈寺興國子學錄鄭清之登慧日閣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導之事成彌遠之座即君座也然言出於彌遠之口入於君之耳若一語泄吾與君皆族矣清之曰不敢乃以清之兼魏惠憲王府學教授清之日教貴誠爲文又講高宗御書俾習焉清之見彌遠即示以貴誠詩文翰墨譽之不容口彌遠嘗問清之曰吾聞皇姪之賢已熟大要究竟何如清之曰其人之賢更僕不能數然一言以斷之曰不凡彌遠頷之再三策立之意益堅乃日媒孽竑之失言於帝覬帝廢竑立貴誠而帝不悟其意眞德秀聞其事力辭宮教去

位

九月辛亥宣繒參知政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除以資政殿學士奉祠

陸卓同知樞密院事自給事中除

卓字　　人

薛極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吏部尚書賜出身除

極字會之常州武進人以父仕調工元主簿中詞科為大禮評事後拜司農卿兼權兵部侍郎尋為真嘉定八年疏奏願陛下深思顧諟之難益懷兢業之念勿謂帝德罔愆而怠於進修勿以天災代有而應不以實政綱雖舉必求益其所未至德澤雖布必思及其所未周云云

嘉定十六年癸未

史彌遠獨相

六月丁酉同知樞密院事程卓卒

卓字　人